

後東周列國志 下冊

歷史長
篇說部

後東周列國志

下冊



大連圖書館供應社刊行

悲金缺梅小說聞白水蘭斷蘇平飛楊羅十五五正新二彭薛薛今濟薛昭帝
 雲台月夢英秀鴻殊曼通虎虎德紅丁仁古公活剛吾仲
 平再壯石花零妖龍家二遊度公山貴觀初二三反和約
 走陽圓豔維佳雁說掃平平江樓征征續
 國傳記史傳唐話丹綠夢記集傳傳將北樓南西南夢梅案西東集集唐番圖

權 版
有 所

版再月十年三二

點 標 式 新

志國列周東後

冊一裝洋

角八元一價定

萍 寄 洪 者 點 標
 禾 章 者 閱 校
 社應供書圖達大 者 版 出
 口路涇泗路南河 所 發 批

！ 竭誠歡迎，惠顧，善如荷，臻供應完，迅速，益力圖機配，涇路口，河南路泗，批發所於，另圖本社，展營業，訂購日衆，茲爲發，者嘉許，獨蒙，讀，局經售，託廣益書，書籍，原，各種標點，本社出版

第四十一回

放命星以假混真

進秦營弄巧反拙

話說南極子到了西門。要往那裏，只見當先一員神將，三頭六臂，腳踏風火二輪，手持火尖鎗，正是哪吒，攔住去路，口稱掌教上仙，休得走吾神的汛地，奉五雷真人法旨在此，威鎮西門，恐防走脫了孫臏，不能徇情。南極子笑，口稱上聖，聽吾一言，我出家人此來，原非爲救孫臏而來，不過到陣中看看方向，如何，要與五雷真人講明說和，乞上聖開一條路徑，等我出家人進去走走。哪吒道：既是如此，上仙進陣，總要小心，說罷，就讓開大路。南極子就催鹿進陣，舉目一看，只見門門有將，處處有神，五斗三才，九曜二十八宿，各按位次，凶星惡宿，密布四方，電母推閃，雷鼓高聲振耳。南極子看罷，心中駭異，此陣果然利害，忙催梅花鹿來至中央法台前，看見孫臏坐在青牛旁邊，用杏黃旗裹住身軀，金光開放空中的雷，就打不下來。孫臏只是如醉如痴，不省人事。南極子叫了兩三下，不見答應。南極子翁說聲不好了，看這光景，好似失去了魂魄一般，忙把峨眉扇舉將起來，望着孫臏擲了一次，孫臏正在昏暗之中，猛然驚醒，睜眼一看，見了南極子翁，心下慘然，口稱祖師，弟子困在此陣中，只道今生難以脫逃，不意法駕早臨，真似枯木逢春，懇求乞大發慈悲，弟子若得出陣，再生之恩，沒齒難忘。南極子翁說道：你既有杏黃旗護體，爲何這等昏迷失智？孫臏說道：祖師爺有所不知，只因杏黃旗護體，五雷不能傷身，毛奔又將弟子本命星拘來，壓在五雷神塔之下，外邊又立一桿落魂旛，將弟子年庚日月寫在旛下，每日按子午酉三個時辰，就遣雷部轟擊了一次，弟子就昏迷一次，是以神不定，舍氣不接，元精不固，體失，此元神命難逃了。南極子翁問道：你進陣幾日了？孫臏答道：已進陣五日了。南極子安慰道：你不須害怕，我既然下山，自然設法救你，你師父共師叔俱至東齊，又有白猿與東方朔相助，豈怕毛奔小輩？不表南極子在陣中叙話，且說毛奔敗回秦營，心中暗想：王禪兄弟雖然下山，要救孫臏，萬萬不能，他經進陣五日了，再過得兩日，就難逃了，若有人進陣者，管教他下

雷轟頂，看看天色，已交申末酉初時候，連忙提杖跨鹿，出離秦營，在西北乾地進了陣門，上了中央法台，心中暗想：這兩三日未曾看到這朋友，想必不久就要命盡了。這朋友只因打了我一拐，把一個大羅天仙害了，心中暗想，不覺至台前站住，往下觀看，只見孫臏頂門的金蓮未散，和一個老道士講話。毛奔大驚道：甚麼人膽大包天，敢偷進陣來解救孫臏？說罷，站在高阜之處，看得真切，只見那老道頂帶黃巾，身穿八卦仙衣，腰束黃龍絲條，手執龍頭拐杖，原是神仙領袖，掌教師尊，罷了罷了，事到如今，不能不下毒手。這南極子是他自來送死了，若是進陣救脫了孫臏，有他無我，有我無他，我共他勢不兩立，說不得，與他見過高下，說畢，就摘冠散髮，忙念咒語精神，打動令牌，連聲响唳，催動五雷，只聽得空中雷聲迅烈，孫臏說聲不好，雷來了。南極子仙翁聽見，忙催鹿便闖西門，毛奔在台上招呼道：南極子，你往那裏走？看吾雷來擊你，說猶未盡，梅花鹿頭前起一道電光，霹靂一聲響，劈將下來。南極子不慌不忙，滾下梅花鹿，用龍鬚扇往上一搨，五雷神將不敢動手，往旁邊一落，一聲響亮，把雍梅花鹿劈死。南極仙翁忙借着電光，遁出西門，上了蘆棚，坐下，心中大怒。王禪王敖、東方朔與白猿齊來問安。南極子進陣，把擊死梅花鹿之事，說了一遍。王禪道：這等利害，不知那幾個仙神可以破得？待弟子前去請來。白猿道：三哥，只有兩日的活命，那裏還等去請人？依弟子的愚見，不如先進陣去，把三哥本命星放了，把落魂旛焚之，保定了三哥性命，後再定計破陣，就不難了。南極仙翁道：講得有理，只怕你不能進得陣去呀。東方朔說道：若說別人真去不得，惟是白猿可以去得。南極子道：如何他去得？東方朔道：貧道想出一計，這些神將都怕齊天大聖。如今大聖雖然壓在五行山下，白猿的模樣與大聖差不多，只須假變大聖，闖入陣中，那個神將敢上前攔擋？要放開本命星，燒了落魂旛，就容易了。南極仙翁大喜道：此計甚妙。白猿道：等我變來，試看像他不像。白猿落下蘆棚，口中念念有詞，只見白猿搖身一變，却也靈應，只見他頭帶鎖天帽，身穿虎皮裙，腳踏雲履，腰束虎筋條，果然火眼金睛，手執金箍鐵棒，雖藉變化元功，却也一毫不差。白猿變了大聖，走上蘆棚，衆人一見大喜。南極仙翁說道：

變得好，果然與他模樣。你把我的龍鬚扇帶進陣中來，到落魂旛下，將孫臧的本命星托在扇上，出了天羅，直上十二丈高，然後將孫臧本命星直上一送，連扇三扇，送他歸位，不可遲誤。白猿接過扇來，駕起金光，到了秦營，五雷陣中，看見四方八面，都是神將把守，假大聖手執金箍棒，一聲大喝：「你等這些毛神，在此作何勾當？」守天羅的丁甲、鹽、察、伽、藍等神，看見時，叫聲：「苦道！」猴兒來了，連忙控背，口尊大聖，小神等乃是奉五雷真人法旨，支架天羅，有失迎接，伏乞恕罪。假大聖怒道：「好毛神，都該打死，豈不知這真人是老孫的好朋友？我在五行山下，聞得孫臧被困，一怒之間，攢了出來，特來解救，快些開天羅，不然一個個都要打死。」衆神只當是真大聖，個個害怕，一齊說道：「大聖不須動怒，我等願開天羅，請大聖進陣。」白猿道：「快些開來，衆神不敢怠慢。」七手八腳，就把天羅開放。白猿大喜，忙跳落陣中，早驚動陣內衆神，齊聲道：「不好了！反天宮的又來了，嚇得五斗三曹膽戰心驚。」九曜星官退避二十八宿躲藏，五雷四帥側目，不敢仰視，任從假大聖在陣中橫冲直撞，無人敢當。白猿心中暗喜，果然老孫名不虛傳。白猿手執金箍鐵棒，來至中央法台，只見孫臧垂頭喪氣，坐在青牛之上，沉香拐杖放在身邊，心中慘切，邁步上前，口稱：「三叔，我來了。」孫臧聞言，睜眼一看，心內明白，不覺十分歡喜，點頭尊聲：「大聖，我孫臧有何德能，敢勞重恩，遠來搭救？」白猿忙上前行一步，附耳低言，口稱：「三哥，我是白猿，我知道大聖三反天宮，諸神畏懼，故此變化到此，要釋放三哥的本命星。若是衆神參透，就活不成了。」孫臧聞言，將頭點了兩點，道：「難爲賢弟費心，蒙屢護救，生死難忘。」白猿道：「三哥不須多言，留神坐着，等我偷放你的本命星，就勿妨了。」孫臧道：「有累賢弟，感恩不盡。」白猿卽忙邁步上前，來至魂旛落下，只見那旛上寫着，就是孫臧的時辰八字，年月日時，觀看未完，早來了一位神聖，十分高大，青面獠牙，凶惡無比。白猿用手中金箍棒一指，道：「甚麼毛神？」在此且說此人不是別人，乃是紂王之臣，封神之時，他在界牌關，韓榮手下爲將，姓余，名化，他在關外立下迷魂旛，當住姜子牙發兵，後來被楊戩所傷，封神榜上無名，後來玉帝封他爲馬名王之職，因大聖鬧天宮之時，他未曾得位，故此認不得大聖。這時候在此

看守落魂旛，奉毛奔法旨所差，豈有到來不問明白之理？故此一聲大喊：「你是何人？快些閃開！」白猿聞言大怒道：「吾乃齊天大聖便是，那神聞言着驚，方才知是水簾洞的猴哩，連忙陪笑道：『小神乃北直幽州管轄天下的坐驢馬王職，奉五雷真人遣來守旛，不知大聖前來，有失迎接。』假大聖聞聽將火眼一睜，喝道：『與我退後，馬神害怕，嚇得倒退數十丈。』白猿便伸手把落魂旛摘下來，扯得粉碎，身邊忙取出火種來，引着了火，立刻將旛燒毀。馬王驚慌道：『大聖燒了此旛，五雷真人見怪，小臣怎麼答應？』白猿道：『不必怕他，他若問你，就說老孫到來燒了，言罷轉將下來。』忽然看見李長庚，白猿道：『金星到此何幹？』太白金星道：『我聞大聖壓在五行山下，怎麼出來了？』白猿道：『老孫自有的神通，我的手段，那個不知？今我解救孫臍放他的本命星歸位，金星回言：『此乃毛奔官拘來，壓在此處。』今老漢監守，怎麼放得？』白猿聞言怒道：『好老兒，我要放他的本命星，你敢不依從麼？』豈不知老孫的姓，原是我一家，他今有難，我來解救，快些閃開。如若多言，我的金箍棒是不會認得的。』金星聞言忙張無措，連稱大聖不須動怒，任憑開放便了。白猿道：『既是這等，你且退後。』金星無奈閃在一旁，白猿走到眼前，將缸上神塔挪開，把缸上的黑綢揭開了，輕輕將本命星扶起，用龍鬚扇托住，腳駕祥光出了天羅，直上了足有一十二丈高，雙手托着龍鬚扇，往上一放，那本命星滴流流起在空中，白猿將扇子向上連扇三下，就回歸本位，看官知古道爲人要知道進退，白猿假變孫大聖，闖進陣去，把那些天神天將嚇退，放回本命星，燒了落魂旛，這就是萬分僥倖。原來他偏不足，又要到秦營去哄毛奔，教他撤陣，把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記了，閒話少講，且說白猿手提着一根金箍棒，到像真大聖一般，刷的一聲落在秦營守門的軍兵，見空中吊下一人，此人生得奇形奇相，個個着忙，一齊喊道：「你是何方妖魔鬼怪？休往前走，仔細看我放箭。」白猿高聲大叫：「休要胡言，即速報你說水簾洞大反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衆兵聞聽，忙走到營內跪倒稟道：「國師老爺，營門外空中吊下一人，生得滿臉毛，雷公嘴，拿着碗口粗細的一條兵器，自稱是水簾洞大反天宮的齊天大聖，乞令定奪。」毛奔聞聽，望着始皇道：「聖主的洪福齊天，這大聖

貧道雖不認得，也曾聽見海潮祖師說過，他的出身，平生的利害，他本是天生石猴，自修自煉，不服三教管轄。開東海，得了金箍棒，在花果山獨稱霸王，玉帝欽召上天，封爲弼馬瘟，只因酒醉亂了蟠桃勝會，殺敗十萬天兵，大反天宮，多虧西方如來佛祖把他壓在五行山下，今日被他逃了出來，必然來助西秦，可喜可喜，始皇龍心大悅，傳旨大開營門，率領文武同着毛奔出來迎接。孫大聖迎上，金頂大帳，秉正坐下，始皇旁坐相陪，毛奔與金子陵分立兩旁，假大聖對始皇道：「老孫此來，有一言奉告，不知賢皇依從否？」始皇道：「若有做得，無有不依。」白猿道：「燕人孫贖乃是老孫同姓故族，只因他困在陣中，老孫聞知跳落雲頭，前來解救。他若知時勢，好好收兵撤陣，放出孫贖萬事全休。若是遲誤，莫怪老孫粗魯。」始皇嚇得啞口無言，毛奔開言，暗想道：「孫贖乃是燕丹公主所生，這猴王乃是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一塊神石，受日月精華，產出來的，怎麼與老孫是一家？難道是假的不成？這事倒糊塗，未知真假。若是撤陣，難報一柁之仇；若違他言語，恐得罪了猴頭，當受不起。」左右爲難，忽然省悟，我如今奏知始皇，設宴款待，將他留住，等我將他算算，真真假假，乃得明白。毛奔想罷，上前來，口稱大聖，待我明日收兵便了。吾皇可擺上宴來，與大聖聚飲三杯，貧道即去撤兵便了。始皇忙傳旨，擺宴白猿道：「不必擺宴，看酒果來。」左右忙送上鮮菜美酒，生果白猿大喜，自在享用，這且不表。却說毛奔金子陵轉下黃羅大帳，擺開香案，占卜金錢八卦，便知底裏。心中大怒道：「可恨白猿膽大包天，假裝大聖，闖進陣中，放去孫贖本命星，又來營中欺騙，其實可惡，事不宜遲，我二人各帶寶劍二把，將他拿來，再作道哩。」金子陵道：「怕他走了，可將細仙繩帶在身旁，暗傳軍令，大將官弓上絃，刀出鞘，准備動手拿人。」毛奔金子陵布置停當，忙上大帳，見白猿端正坐着，用手來執果吃，不知金毛二人搶步上前，各掣出寶劍，大喝一聲：「好大膽的白猿，怎敢假裝大聖，擅進軍營，希圖欺騙，你往那裏走？」白猿說聲不好，被這廝參透了，雙拳難敵他四手，就在閒龍交椅上，兩脚一蹬，騰空而起。毛奔忙將細仙繩往上一撩，喝聲道：「疾！」一道金光，把白猿網住，跌落塵埃。始皇大喜，問道：「毛真人，怎麼就知他是假大聖？」毛奔將占算的原

故細說一遍。始皇道：現今如何發落毛奔？道：他已有半仙之功，赴過蟠桃大會，有王母的六字真言在身，不便傷他性命，可將海麻皮將他琵琶骨穿了，鎖住打入木籠，等待孫臏死了之後，請我家祖師下山發落便了。當時金子陵動手，依着毛奔言語，將白猿打入木籠，推進後營，着數名軍士看守。始皇擺宴與毛奔慶功，不在言表。且說南極子坐在蘆棚之內，一陣心血來潮，掐指一算，就知其情，口中歎氣。東方朔道：老祖為何有愁眉？南極子道道：友原來，你不知白猿方才進陣，偷放了星，燒了旛，已救好了。他貪心不足，又去秦營與始皇講和，却被毛奔占算出來，用細仙繩拿住，打入木籠。如今孫臏未曾救出，又留了白猿，我的顏面無光了。東方朔聞言大笑道：老祖且請寬心，不是貧道誇口，只海口，要救白猿，包在我身上。南極大喜道：仗着道兄法力。東方朔道：當得效力，言罷拜辭，卽下蘆棚，兩脚一蹬，去得無影無蹤。度出臨淄，偷進秦營，打懷中取出一件寶貝，一指長半指寬，兩頭尖，青青綠綠的一片桃葉，在蟠桃院中取來，用八九元功，採取日月精華，煉製成功，冬夏長青，永不枯焦，拿在手中，就如隱了身形，人不看見。此寶名爲桃葉渡毛遂，當時東方朔拿着桃葉渡，隱進秦宮，黃昏時候，營中點得燈輝煌，忙步上金頂黃羅帳前，看見始皇，同着毛奔、金子陵，在大帳上歡呼暢飲。君臣慶功，心中暗想：望他們飲酒無益，不如前去放白猿出來要緊。徐徐轉身下帳，向東面走，只見一座小小的營寨，有四五個小軍，坐在門首閒談講論。這個道：我們毛真人果然好手段，怎麼把個白猿就拿住了？那個說：拿是拿住了，因在後帳，只怕睡着，恐防他走了。又有一個道：未有派着我們，算是造化，內中又有一個道：這時候，真人還不回來，論他吃慶功酒還早呀。東方朔句句聽聞明白，滿心歡喜，忙隱身入了毛奔寨中，看看並無一人，點得燈燭輝煌，正中間擺着一張紅漆椅子，香花燈燭，供獻一個黃黃的包袱，旁放着一個蒲團。蒲團兩邊，一邊是茶條杖，一邊是祀寶劍，乃是毛奔所坐的地方。東方朔暗道：這包袱裏頭是甚麼東西，伸手拿起來，打開一看，是兩本書。書面上有四個大字，寫着五雷神書，看罷

喜之不盡，猶如斗大明珠，落在掌中。就把神書放在懷裏，移步要走，心中又想：我偷了神書，毛奔回來不見了，神書豈不將小軍責罪，待我親寫明白，免得把守軍士責罪，即吟四句詩放在桌上：

詩曰：毛奔道大廣神通，五雷兵書在帳中。待等方朔來觀看，陣法計謀枉用功。

寫完，即忙走入後帳，放了白猿兩仙走出營門，却被守門軍士攔住叫起來，未知東方朔白猿逃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反掌雷毛奔被擒

誑神書南極破陣

却說東方朔救了白猿回來，並將神書呈上。南極子查看，尙欠破陣送神一卷。東方朔道：「既然此書未完，待打聽明白，貧道再去取來。」不表齊營商議之事，且說毛奔飲罷，與金子陵辭駕回營，轉歸後帳。舉目一看，不見了二卷神書，嚇得毛奔魂飛天外，滴酒全無。對金子陵道：「失了此書，怎麼回見師尊？」毛奔道：「軍營嚴密，雖飛禽亦難飛入，豈有偷盜之人？」正在猜疑之間，忽見衆軍校跪下道：「啟報國師，木籠白猿不知怎麼走了，小人們轉來領罪。」毛奔大怒道：「都是這班狗頭，不用心看守。」金子陵道：「不關衆兵之事，想必白猿變化出來偷了神書去了。」毛奔默默無語。金子陵道：「你這些奴才，權寄你頭在頸上去罷。」衆兵叩頭而去。毛奔道：「這可怎麼樣？」神書也失了，白猿也走了，勞而無功，到底那是那個大膽進營來了？金子陵道：「我們再算算，看是何人至此忙拿了三個金錢，走到案前，纔要占算一卦，只見有幾行字跡。」金子陵道：「桌上是誰寫的字？」毛奔上前將燈剔亮，二人一齊仔細觀看。毛奔道：「不好了，原來這老賊進營，子陵便問是那一個老賊。」毛奔道：「是度朔山東方朔，他本是海外散仙，不服三清教管轄的，他在山中修煉多年，神通廣大，善曉陰陽。今神書却被他偷去，我豈肯就罷了？言論之間，不覺天已明亮。」金子陵請始皇升帳，子陵歸班。毛奔上帳參見，就把東方朔偷書，放走白猿之事，說了一遍。貧道辭駕，往臨淄討戰，定要與東方朔見

過高低。始皇道：「真人臨陣，孤家等候捷音。」毛奔忿然下帳，提杖騎鹿，來至臨淄吊橋，高聲大呼：「城上軍士聽真，快叫賊子東方朔出來納命！」兵士聞聽，稟報蘆棚。東方朔聞言大怒道：「這毛奔有多大本領，怎敢提名道姓，說此大言？諒他螢火之光，敢與日月爭明！」言罷，翻身離坐，口稱「老祖」，貧道「不才」，情願出陣，除此一夫。南極大喜，吩咐王禪：「你與東方朔道友掠陣，拿我龍鬚扇，附耳過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王禪領命，與東方朔下了蘆棚，他也不帶人馬，走出城。王禪跟尾掠陣，早至疆場。毛奔只見一位道人，面如滿月，目似朗星，頭帶逍遙巾，身穿鶴氅衣，手提茶條杖，步走如飛。毛奔一見大喝：「道者慢來，可通名受死。」東方朔止步抬頭，看見一位元門，跨鹿扶杖，滿面凶氣，用杖一指道：「來者莫非五雷真人毛奔麼？你既在名山修道，豈不知度朔山東方朔麼？」毛奔喝道：「好奸賊，你不在度朔山自在逍遙，也來到臨淄，自尋煩惱，偷了我的神書，送還於我。」鹿前叩頭陪罪，萬事皆休。若少遲延，只教你不能生全。」東方朔聞言，呼呼冷笑道：「好野道，怎麼發此狂言，說罷雙手舉棍，照頭就打。」毛奔用手巾中杖急架相迎。步鹿盤桓，各顯神通，死命相鬥，戰了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那王禪在趕掠陣，忍耐不住，催鹿舉杖上前夾攻。毛奔難以招架，虛打一杖，往下敗走。王禪、東方朔緊緊追趕，毛奔回頭，見二人趕將下來，心中暗喜，抬腿壓杖，旋回梅花鹿，兩手一放，一聲響亮，兩個掌心雷，回頭打將下來。東方朔一見，正要用法破他，那王禪原受過南極的囑咐，預先準備，聽見雷響，就用龍鬚扇對准一搨。那掌心雷回頭轉望毛奔打來，毛奔坐不住脚力，就跌下鹿來，仰面朝天。東方朔疾趕上去，抓住鞍子，提將起來，回頭就跑。王禪在後跟來，一齊進城，來至蘆棚。南極白猿等看見擒了毛奔，喜之不盡，都與東方朔慰勞已畢。南極子道：「不可放手，將出家人用細仙繩拿來。」白猿道：「他捆了我一繩，如今我又將他的細繩捆住了。」忙接過仙繩來，橫七直八，將毛奔捆住。南極大喝：「毛奔，你不在高山養性，為何擅自逞強，擺這五雷神兵陣，與孫臏爲仇，是何原故？」毛奔開口尊祖師在上，弟子下山，原非己意，只因孫臏暗擺八門金鎖陣，大敗子陵，海潮大怒，差遣弟子下山，弟子臨陣，善勸孫臏歸山，奈孫臏反面無情，連打弟子幾拐，一怒之

司才擺此陣，懇乞老祖厚情寬恕，感恩不淺。南極道：你如今被擒，我出家人慈悲爲本，看海潮面上，不難爲你，你也看我面，撤了此陣，放孫臏出來，我出家人與你講和，你心中願意否？毛奔道：老師在上，此陣弟子只會擺，不會撤。南極道：你把那神書拿了出來，等我出家人送神撤陣。毛奔道：弟子只有兩本，被東方朔偷了，那裏還有神書？南極笑道：果然無有麼？毛奔道：真是無有。南極大怒道：好老道，汝仗着海潮之勢，膽大欺心，不遵拘喚，罪之一也。謀害掌教，罪之二也。毛奔道：弟子並無謀害之心。南極拍案大怒道：好孽障，還敢強嘴，我進陣中去看孫臏，你就遭五雷轟我，虧躲得快，纔把梅花鹿擊死。今日出家人若不處責於你，如何拘束羣仙？吩咐拉下去，用仙杖重責四十。王禪答應，提起打仙杖，王敖白猿一齊動手，把毛奔按翻在地。王禪用杖一舉一落，責了四十，打得毛奔皮開肉裂，疼痛難當。南極道：你這孽障，那神書現在那裏？可實說來。毛奔滴淚道：弟子下山時，師父只給得兩卷，多實不知。南極道：既然無有，也能把這孽障吊在蘆棚之上，待放了孫臏，纔饒他一命。王禪一齊答應，細的細的，擒的擒，把個毛奔四馬攢蹄，高高吊起。東方朔道：祖師吊打毛奔，海潮聞知，定然前來攪擾。常言道：先下手爲強，待貧道上崑崙山，把第三卷神書偷來，先破了陣，救出孫臏，再去招集天下散仙，與海潮見過高下。南極大喜道：此言有理，仙長快去行事。東方朔欣然辭別，下了蘆棚，招展金光，駕雲行得迅速，早來到崑崙山雲光洞，心中暗想：來是來了，怎麼偷法？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必得如此這般，想罷忙念真言，搖身一變，變做毛奔的那種形像，也是三叉冠，五色衣，虎筋條，方面大耳，赤髮紅鬚，搖搖擺擺，往前走。早有兩個童兒看見，連忙高叫：師兄來了麼？師父在洞中打坐，你進去罷。假毛奔答應，入到洞中，看見海潮在蒲團上打坐，忙倒身下拜。海潮道：賢徒今日回來，面目失色，精神憔悴，是何原故？假毛奔倒也假中說真，就把南極子下山，遣白猿變化闖陣，方經拿住，又被東方朔偷了神書，救了白猿之事，說了一遍。弟子因此回來，求祖師定奪。海潮聞言，說道：東方朔雖然偷了兩本神書，却也不妨，不要緊，看他有何本領，破得此陣，救得孫臏呢？我當初不曾將神書全交與你，今還有一本要緊的在此。

即命東華帝君到後洞石匣內取來。老祖接過，東方朔一見，心中着急，恨不得伸手搶過來，兩隻眼望着海潮口，稱祖師不知這本神書的內中有何奧妙。海潮道：「賢徒，你不知第三本神書麼？都是些破陣送神的妙用。」東方朔讓他有神通手段，到也難偷，故此我取出來，放在身邊，以防不測。假毛奔口稱老祖弟子蒙賜兩本神書，精通擺陣，困住了孫臏，這第三本我無見過，望老祖蒙賜一本觀看，待弟子去試試，也想知道祖師的妙用。海潮道：「這本神書你只好看罷了，斷然不肯與你。你不知謹慎，又要被人偷去，不但放走了孫臏，勞而無功，反失鎮洞之寶。假毛奔道：「弟子知道，在此只看看就了。」海潮道：「既然如此，拿去看看，看畢即速交還於我。」假毛奔答應曉得，雙手捧過神書，轉身說道：「謹慎兩足一蹬，騰空而去。」海潮大怒道：「好孽障，那裏去了？」左右道：「毛真人駕雲去了。」海潮道：「把他趕回來。」東華帝君領命而去，駕雲追趕，且說東方朔得了神書，滿心歡喜，駕雲正走，忽見後面雲光響亮，回頭一看，說聲不好，東華帝君趕來了。心中着急，忙向懷中將桃葉渡隱住身軀，往前便走。帝君趕了一會，忽然不見毛奔，撥開雲霧，四下觀看，並無影蹤，無奈回歸古洞，來見海潮。海潮說道：「這孽障書何用？」帝君回言，依弟子看來，只怕不是毛奔。海潮道：「明明是孽障，你等都是目賭，難道假的不成？」帝君道：「祖師何不占算占算？」海潮點頭稱是，忙掄仙指，垂頭暗算，拍案大怒不好了，我被南極欺騙了。眼望左右道：「這個南極子差遣東方朔，擒了毛奔，責杖四十，吊在蘆棚，又差他前來騙我下卷神書，相欺太甚。若不下山救回毛奔，把崑崙山的體面減了。」東華帝君躬身道：「南極子行事不正，只可差一位真人下山，與他講和，放了毛奔，不動嗔痴，有何不可？」海潮大喝道：「你在洞中，稱爲首坐，管轄二十四洞散仙，爲何這般懦弱？」南極子仗着掌教之尊，欺壓我出家人，敢將毛奔毒打四十，吊在蘆棚，又偷我的神書，解脫孫臏，情理難容，吩咐東華帝君看守本洞，權理一切事務，二十四洞人隨我下山走一遭，必要與南極子見過高下。不言海潮下山，且說東華帝君迴轉洞中，不在話下。且說東方朔得了神書，回頭不見帝君趕來，心下少寬，收了桃葉渡，顯露身軀，去到臨淄，到蘆棚墜下，衆仙一見，喜之不盡，忙問事體如何？

東方朔笑嘻嘻的說道：騙了天書，將書取來了，說罷將書呈上。南極子打開了一看，大笑道：若非仙長前去，此書焉能到手，復又連連歎氣道：爲着孫臏一人，反要傷殘二百四十人性命，俱遭雷轟之苦。即命白猿將襄王請來，白猿答應，將襄王請至。同衆文武來至蘆棚，叙禮坐下。南極子開口稱賢王，快查牢獄之中，有多少待決囚犯。襄王點頭，令人前去吩咐獄官，不多一時回來稟報，獄中重犯共有二百四十名。南極點頭道：此乃天意造定，可恰符此數。又尊一聲賢王，將這二百四十名犯人，去了架鎖，着他去香湯沐浴，改換衣服，交貧道使令着他們，今晚三更進陣，解救孫臏。襄王依言，傳旨將衆犯赦了死罪，立時傳令，俱要沐浴換衣，令人帶趕前來。南極子又喚了五彩匠役，把二百四十名犯人，分爲四隊，六十名一隊，用藍靛塗面，身穿青衣，青絹裹頭，手執大刀。第二隊銀珠擦面，身穿紅衣，紅絹裹頭，手拿月斧。第三隊用白粉塗面，身穿白衣，白絹裹頭，手招銀鎗。第四隊用黑墨抹面，身穿皂衣，黑絹裹頭，手持鋼鎚。每人腿上繫銅鈴，一霎時裝飾妥當，把二百四十名囚犯，分開四色，個個拿刀持斧，招鎗使鎚，繫上銅鈴，動即響亮。衆犯人不知原故，好似玩耍戲法一般，滿肚疑惑。南極開口稱賢王，請回今晚三鼓，請賢王領衆文武在西門觀陣，接救孫臏進城爲要。襄王即下蘆棚，依言上銀安殿，聚文武准備。三更觀陣，這且不題。且說南極子，即寫了幾道退神靈符，預備陣中去用。另外又寫了幾道，吩咐白猿，你接這符，貼在泥丸宮。三更時分，率領六十名穿黑的軍漢，在北門進陣，竟搶壬癸水的高台，將斗內戊己旗去了，搶至中央法台聽令。又命王禪接我靈符，領六十名穿紅的軍漢，由南門進陣，搶丙丁火的高台，將斗口戊己旗去了，亦至中央法台聽令。又令王敖接符，帶領六十名穿青的軍漢，由東門進陣，搶甲乙木的高台，將斗口戊己旗去了，亦至中央法台聽令。再請東方朔，也帶了靈符，領六十名穿白的軍漢，由西門入陣，搶庚辛金的高台，將斗口戊己旗去了，至中央法台，救了孫臏，從東門出陣。又吩咐那四隊軍漢，你等進陣，搶命向前，遇見祖師旗，即便砍倒，得命者襄王有恩，失命者，貧道超度，休生後悔，務要齊心鼎力，衆人答應一聲，各歸隊伍。南極子調遣已畢，自己也貶了。

一度擋雷的靈符，準備三更天，搶中央戊己的土法台。早已紅輪西墜，宮漏頻催，將交三鼓，欠一鼓，實是二鼓。襄王擺駕，領文武到城，西西門掠陣，那南極子候至子時，跨鹿騰空，先至五雷陣前，杖着龍鬚扇，將揭帝神肩開破。了天羅，進入陣中，往戊己土法台落將下來。中斗星官率領着冒土雉女、土蝠、柳土獐、土貉，一擁前來。南極仗扇，連搥三搥，俱各退去。就將戊己土旗打倒，半空中迅雷響動，東方朔、白猿、王禪、王敖等就知道南極子進了陣。各逞威風，顯出隨身法寶。東方朔闖西門，白猿闖北門，王敖闖東門，王禪闖南門。穿青的軍漢跟着王敖穿紅的跟着王禪，穿黑的跟着白猿，穿白的跟着東方朔。二百四十人，腿上銅鈴，四百八十個，一齊跑開，滿陣中連聲響亮。東方朔伸手舉起六個葫蘆，領着穿白的一隊軍漢，各提銀鎗，齊進西門，到了庚辛金高台，有西斗星君領着鬼金、羊婁、金狗、亢金、龍土、金牛抵住。東方朔將葫蘆一拍，散出萬道金光，諸神一齊退避。東方朔即時拔了斗口旗，轉望中央而去。那邊白猿手舉通天尺，領着穿黑的軍漢，提動銅鎚，冲進北門，搶壬癸水的法台，有北斗星官領着壁水、偷軫、水蚓、翌水、豹參、水猿抵住。白猿將通天尺一指，諸神閃開，也即拔了斗口旗，亦望中央法台而去。這裏王禪手執純乾劍，領了穿紅的軍漢，各提月斧，進了南門，搶了丙丁火法台，有南斗星官領了尾火、虎、翌、火蛇、火室、猪嘴、火猴抵住。王禪將劍一指，逼退諸神，也拔了斗口旗，亦望中央去了。又說王敖手執鈎天如意，領了穿青的軍漢，各挺大刀，進了東門，搶甲乙木的高台，有東斗星官領斗木、獬豸、木犴、木犴、當住。王敖將如意揮去，諸神不敢近前，亦即拔去斗口旗，即望中央法台而去。那四隊軍漢，不知利害，各人手舞刀，腿搖銅鈴，在陣中橫冲直撞，跟着四位仙人齊奔至中央法台之下。只見一枝大帥旗，衆軍漢一齊動手，將此旗一時砍倒。忽然間迅雷大振，霹靂連聲，猶如天翻地塌，可憐那二百四十名軍漢，盡行擊倒在地。那幾位仙家，虧得有頂上靈符，那雷部衆神不敢相侵。東方朔忙忙走到台前，將孫臏救上青牛，架起雙拐，竟望東門而去。東方朔緊緊跟着，指望闖出陣去。這東門是二郎神鎮守，見孫臏闖至跟前，用三尖刀擋住。孫臏用杏黃旗一指，閃出一條大

路闖出陣去。東方朔隨後跟着，不提防二郎神放出哮天犬趕來，正走之間，神犬奔至東方朔跟前，陡然扑起，抓住他面門，把眼睛挖了，痛得大叫一聲啊啞。孫臏聞聽，扭頸回頭，看見東方朔跌倒地下，兩眼流血，那犬還是連抓帶咬不放。孫臏着急，旋回脚力，提拐一喝，仙犬方才放了口，救了東方朔出來，連忙下騎，扶東方朔上了，四足騰空，孫臏架雲一同回臨淄。此言慢表。且說白猿與王禪兄弟，搶上中央法台，見了南極四面八方的神，只見一齊圍住高台，空中雷部不住的振動，十分利害。白猿道：如今孫三哥已經救了出陣，祖師爺還不送神，等待何時？南極聞言點頭稱是，在袖中取出一搭靈符，托在掌中，照書行事。看官聽說，這番送神，比不得陰魂陣，誅仙陣，化道靈符，念一遍，呪一位一位就送退了。這五雷陣，囉唆得很，天曹神官、地曹神官、普天星宿、人曹神官，管的是五斗星官二十八宿四大元帥，若要請雷，先要請天朝神官。書上開載得是一：道總符，七遍真言。天曹官遵旨，將雷神請至台前，又念退神呪語，化道靈符，這神纔得歸位。地曹人曹總是一樣，聞言不叙。且說南極子按神書行事，見衆神圍繞台前，命王敖執定如意金鈎，王禪拿着龍鬚扇，左右侍立。白猿持着自己的通天尺，背後立住。老祖掐訣疊印，口念真言，化了一道靈符，將人曹官請上法台。南極躬身道：借仗曹官，請神退送歸位。人曹官遵旨，召請衆神，只見五斗星君四門元帥二十八宿俱在台前。老祖焚符念呪，衆神遵旨，各各散歸本位去。老祖又將地曹官請上法台，躬身陪笑道：相煩曹官，仍送衆神歸地位。曹官聞言，即將衆神請至法台前。南極焚香念呪，只見地曹官騰空而起，率領白虎、青龍、朱雀、元武、騰勾、六丁、六甲十二元神、天罡、地炁、北力、馬工、太白、金星紛紛歸位。老祖又請天曹神上台，躬身陪笑道：相煩曹官帶領雷部歸位，言罷焚符念呪。天曹遵旨，領了鄧辛將陶五雷八部騰空而去。南極送神已畢，四面八方並無神祇。正要下台，白猿轉眼看見還有一位神將，頭帶冲天冠，身穿滾龍袍，腰束碧玉帶，腳踏無憂履，心中驚疑不止，要知此神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戰南極海潮倚衆

放毛奔風火施威

話說南極老祖送神已畢，正欲下台。白猿眼快，看見還有一位神將，穿帶帝皇服色，裝個至尊模樣。南極老祖一看，心下明白，便說：「你等不必胡言，這是王剪，因他原神出竅，在此壓神。言罷，口誦咒語，化了靈符，尊一聲普化天尊，還不入竅，等待何時？」只聽得金鞭響亮，這個真魂往下一墜，入了軀身，無影無蹤。衆位仙真，下了法台，看見王剪微微甦醒，目瞪口呆。南極老祖吩咐道：「即將王剪綁住，帶回蘆棚之下，與王奔吊在一處。」老祖率了衆位仙真，出陣，奔臨淄而來。這且不題。花開兩朵，另表一枝。話說海潮聖人領着三十三洞真人，一齊收拾下山，各帶奇珍異寶，在於身上。那三十三洞真人，都有名號開列：

頭一洞，混天真人；第二洞，平地真人；第三洞，五雷真人；第四洞，八風真人；第五洞，水磨真人；第六洞，火龍真人；第七洞，拔山真人；第八洞，巨澤真人；第九洞，雲磨真人；第十洞，行雨真人；第十一洞，移星真人；第十二洞，換斗真人；第十三洞，翻江真人；第十四洞，倒海真人；第十五洞，金錢真人；第十六洞，煉石真人；第十七洞，吐絲真人；第十八洞，多寶真人；第十九洞，運匏真人；第二十洞，鎮土真人；第二十一洞，革面真人；第二十二洞，啄木真人；第二十三洞，擊磬真人。

却說海潮聖人，就把各洞真人傳齊，欲救五雷真人毛奔，還有二十三洞，各駕雲頭，推推擁擁，來到臨淄西門。海潮聖人低頭一看，只見陣中神將全無，五雷滅跡，上有無數冤魂，其陣已破，心中大怒，垂首回顧，只見南極老祖前走，王禪王敖隨後，白猿拉着王剪，同衆人往臨淄而去。海潮聖人一見大怒，吩咐衆門徒：「莫要放走那幾個惡人，二十三洞真人一齊收雲撥霧，落將下來。」南極子往前走，只聽四面八方喊聲大振，衆真人圍將上來，都是奇形異樣之人，說時遲來時快，霎時之間，就把一個南極老祖圍得水洩不通。海潮聖人催眾當先，仗着虬龍劍，